

伯牙
琴
附補遺



伯

牙

琴

附補
遺

鄧
牧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伯牙琴附補遺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伯牙琴自序

余集詩文若干名伯牙琴。伯牙雖善琴者。鍾子期死。終身不復鼓。知琴難也。今世無知音。余獨鼓而不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絕弦。以子期死耳。余未嘗遇子期。惡知其死不死也。故復存此。

欽定四庫全書伯牙琴提要

臣等謹案伯牙琴一卷。宋鄧牧撰。牧字牧心。錢塘人。宋亡不仕。至元己亥。入洞霄。止於超然館。沈介石爲營白鹿山房居之。後無疾而逝。牧與謝翱周密等友善。二人皆抗節遜迹者。嘗爲翱作傳。爲密作蠟屐集序。而翱傳敘交情尤篤。臨卒。適牧出遊。翱作詩有謝豹花開桑葉齊。戴進辛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之句。九鎖山人。牧別號也。其志趣可想見矣。密放浪山水。著癸辛雜志諸書。每述宋亡之由。多追咎韓賈。有黍離詩人彼何人哉之感。翱西臺慟哭記諸作。多慷慨悲憤。發變徵之音。牧則惟寓屋壁記。逆旅壁記二篇。稍露繁華消歇之感。餘無一詞言及興亡。而實侘傺幽憂。不能自釋。故發而爲世外放曠之談。古初荒遠之論。宗旨多涉於二氏。其君道一篇。竟類許行並耕之說。吏道一篇。亦類老子剖斗折衡之旨。蓋以宋君臣湖山遊宴。紀綱盡喪。以致滅亡。故有激而言之。不覺其詞之過也。是集前有自序。後有自跋。以知音難遇。故以伯牙琴爲名。跋稱詩文六十餘篇。此本惟文二十四篇。并序跋爲二十六。蓋佚其詩一卷也。末又附冲天觀記。超然館記。清真道院碑記三篇。題曰補題。而清真道院碑記。末有大德四年庚子錢塘鄧牧記。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書字。知後人從石刻鈔入。非集所本有。自跋稱平生爲文不止此。是一證矣。

鄧文行先生傳

洞霄宮圖志

鄧牧字牧心。家世錢塘。自號三教外人。年十餘歲。讀莊。列。悟文法。下筆追古作者。及壯。視名利薄之。徧游方外。歷覽名山。逢寓止。輒杜門危坐。晝夜唯一食。歲丙申。至越山陰。脩竹王公。延致陶山書院。己亥。還錢塘。入餘杭洞霄止焉。身不衣帛。服楮禦寒暑。遇異人。受脩鍊法。至是於宮之超然館。入室宴坐。或數月不出。四方名勝。不憚遠塗。以文字請。每一篇出。爭傳誦之。非其人求之。厚餽弗爲。其自重如此。住山介石沈公。爲營白鹿山房。石室巔。居之最深處。扁曰空屋。公自作記。命工鑿石奇甚。左右植梅竹。與五巨松相間。每云。山居占勝。不啻足矣。時里人葉林。亦隱九鎖沖天觀。有行窩山房中。與公爲深交。忽一日。謂同道曰。吾二人不久他往。似有言別意。大德丙午正月八日。葉公坐蛻。公誌其墓。踰半月。亦無疾而化。信然。瘞劍履石室洞下。壽六十。嚴陵胡汲古。別爲作傳。有洞霄志。游山志。雜文彙。傳山中。衆稱曰。文行先生。

贊曰。石室之巔。山名白鹿。歲久荒蕪。寒煙古木。爲公結構。扁曰空屋。潤色吾教。表章林谷。玉樓有召。金丹已熟。若此仙才。誰其可續。

伯牙琴後序

右余集詩文六十餘篇。平日所作不止是。然於是見大凡矣。有若禮法士。嚴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澹閒曠者。有若健將。忠壯激烈者。有若仙人。綽約靖深者。有若神人。變化不可測者。余自知如此。未知或者知我何如也。噫。三千年後。必有揚子雲。

錢塘鄧牧心先生。生宋晚季。薄於榮名。工古文詞。雅以作者自命。元大德間。遯跡餘杭大滌山。手定詩文六十餘首。名伯牙琴。慨賞音之難也。由元迄明。亡佚過半。南濠都少卿藏本。已有文無詩矣。予爲綴緝叢殘。於舊存文二十四篇外。增文五篇。補詩十有三章。授住山張君禮恭。刊附孟集虛洞霄圖志。以傳。洞霄山深境寂。游屐罕至。其行或未廣也。爲別梓此本。以遺同嗜。先生所撰大滌洞天記三卷。已歸道藏。琅函金檢。永與上清靈寶諸書。竝垂不朽。惟游山志。及張叔夏所題東游詩卷。與林霽山倡和陶山十詠。無從物色。遂成廣陵散矣。惜哉。乾隆丙午二月上浣。歙縣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伯牙琴目錄

文二十九首

見堯賦

君道

吏道

名說

實說

二戒學柳河東

越人遇狗

楚佞鬼

元無人傳

謝暈父傳

寓屋壁記

逆旅壁記

伯牙琴

目錄

永慶院記

友古齋記

集虛書院記

亦山齋記

沖天觀記補

超然觀記補

清真道院記補

昊天閣記補

雪竇游誌

代問道書

蠟屐集序

張叔夏詞集序

鑑湖修禊序

西湖修禊序

洞霄詩集序補

代祭和靖祠文

代祭胡葦航文

代旌德觀祭先賢文

詩十三首

寄友補

漢陽郎官湖補

九鎖山十詠補

大德辛丑六月六日游洞霄和杜南谷補

附

文行先生傳

伯牙琴

錢唐 鄧牧 牧心著

見堯賦

吳君自號漁隱。富春老儒也。以見堯名齋。予爲賦之。

古有聖人。作君作師。憂民之溺。由己之溺。憂民之飢。由己之飢。故能治九年之昏墊。播艱食於烝黎。其德澤所浸。如時雨之化。其功用所及。如春陽之熙。蓋聖人在位。問之朝野。而朝野已不知。今也寥寥數千載之下。悠悠我思。先生見之。若之何其。先生不言。浩然長嘯。余請逆先生之志。而爲之辭。昔者芒芴之間。無形之忽化。而爲有形也。圓而在上者。蕩蕩乎無涯。方而在下者。廣廣乎不可圍。紛而處乎中者。繇繇乎淫淫乎。其相攜而相持。蓋終古而融結。豈隨時而變移。瞻四方之無窮。感吾生之有期。既不得遊於康衢。見堯服之微。又不得廬於平陽。見堯風之遺。撫河洛而念禹功。揖南風而思舜詩。今吾仰而觀天。見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之晃曜沾滋。則必慨然歎曰。昔堯之事此天也。蓋嘗欽若歷象。而授人以時。今雖不見其端。黻冕以事上帝。亦想見咨汝羲和之心事。兢兢祗祗。則吾俯而觀地。見山川草木羽毛鱗介之崔錯柴池。則必愴然傷曰。昔堯之治此地也。蓋嘗平水土。烈山澤。使百獸率舞。而鳳凰來儀。今雖不見疏河淪濟。決汝排淮之神績。亦想見十有二州之制度。呦呦齊齊。又吾中而觀人。見君臣父子典章文物之雍容委蛇。則必感然憂曰。昔堯之愛此人也。蓋嘗使契教人倫。有典樂之龍。有典禮之夷。今雖不復見垂衣裳之化。

然寤寐思服。若將見都兪吁咈之氣象。堂堂巍巍。吾進吾簞豆而餐也。則見其樛梁與藿藜。吾正吾章甫而出也。則見其黃收而純衣。吾倚吾華門圭竇而以爲安也。則見其不雕之樸桷。不析之素題。在萬世以如見。豈蘭陵之我欺。舜之見堯。見於父子之間。存沒之遺。君之見堯。乃見於君民之隔絕。今古之乖睽。爲舜者慕。爲君者悲。嗚呼。茫茫九原。龍蛇居之。衣冠禮樂之封。交鳥跡與獸蹄。洪水之患。豈至此。聖人不復起。已而已而。嗚呼。高高巢由。言危行危。揖讓之水。熈然恐汚牛腹。若高論怨譏。離世異俗。今君其庶幾所得同者。巢由之心。所不得同者。巢由之時。陶唐世遠。吾將誰歸。嗚呼。千萬世一日之所推。千萬人一氣之所爲。死生不出於天地之間。變化不過乎人物之掌。反覆終始。孰知端倪。安知君不嘗見堯於黃屋清問之上。堯不復見君於耕田鑿井之卑。雖然。請妄言之矣。吾願君澡雪而精神。寧極而天機。而與四子者。逍遙乎無何有。放蕩乎遙恣睢。御六氣之辯。而道不窮。游四海之外。而物不疵。此君所耕之山。卽藐姑射之陽。所釣之澤。卽汾水之湄。堯固將往見君矣。君何以見堯爲哉。

君道

古之有天下者。以爲大不得已。而後世以爲樂。此天下所以難有也。生民之初。固無樂乎爲君。不幸爲天下所歸。不可得拒者。天下有求於我。我無求於天下也。子不聞至德之世乎。飯糲梁。啜藜藿。飲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備也。土堦三尺。菲茨不翦。宮室未美也。爲衛室之訪。爲總章之聽。故曰。皇帝清問下民。其分未嚴也。堯讓許由。而許由逃。舜讓石戶之農。而石戶之農入海。終身不反。其位未尊也。夫然故

天下樂戴而不厭。惟恐其一日釋位而莫之肯繼也。不幸而天下爲秦。壞古封建。六合爲一。頭會箕歛。竭天下之財以自奉。而君益貴。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萬里。凡所以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而君益孤。惴惴然。若匹夫懷一金。懼人之奪其後。亦已危矣。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爲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故凡爲飲食之修。衣服之備。宮室之美者。非堯舜也。秦也。爲分而嚴。爲位而尊者。非堯舜也。亦秦也。後世爲君者。歌頌功德。動稱堯舜。而所以自爲。乃不過如秦何哉。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爲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得乎。夫鄉師里胥。雖賤役。亦所以長人也。然天下未有樂爲者。利不在焉。故也。聖人不利天下。亦若鄉師里胥然。獨以位之不得。人是懼。豈懼人奪其位哉。夫懼人奪其位者。甲兵弧矢。以待盜賊。亂世之事也。惡有聖人在位。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而日以盜賊爲憂。以甲兵弧矢自衛邪。故曰。欲爲堯舜。莫若使天下無樂乎爲君。欲爲秦。莫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嘻。天下何常有。敗則盜賊成。則帝王若劉漢中。李晉陽者。亂世則治主。治世則亂民也。有國有家。不思所以拔之。智鄙相籠。強弱相陵。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乎。

吏道

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縣令。其次爲佐。爲史。爲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古者。軍民間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爲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擇才者。才且賢。

者又不屑爲。是以上世之士。高隱大山深谷。上之人求之。切切然恐不至也。故爲吏者。常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後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小大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爲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竝緣爲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閒。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爲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攘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姦。使與虎豹蛇虺。均爲民害邪。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

名說

善譽人者人譽之。善毀人者人毀之。施報之常也。世有好名之士。以其高天下者自負。恐天下之人挾其所長。有以軋已。於是毀之爲不足道。爲不足與吾竝。以表見其高。天下之人。不堪其毀。爭起而毀之。其始也。求得美名。而終也。反爲天下之惡所歸。是不得取名之道也。是以古之君子。道高而愈謙。德尊而愈恭。其於人也。遏惡而揚善。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唯恐其不得聞。而以爲己所不逮。不幸聞人之過。則亦含容。

覆護。不忍其不得爲君子。故天下之人。不堪其譽。爭起而譽之。其始也。雖若自貶。其終也。乃爲天下顯人。是得取名之道也。夫以口勝天下。天下之口。不猶衆乎。或曰。吾道高矣。德尊矣。豈天下所得而強毀者。曰。在己有可譽之實。人固不得而毀之。然道誠高。德誠尊者。決不至於善毀人。而善毀人。未有不爲道德之累也。奚其高且尊。或曰。我誠善譽人。不幸人之毀已也。惡聲至。反之如何。曰。不然。我之譽人也多。則人之譽我也亦多。一人之毀。不足勝衆人之譽矣。叔孫武叔毀仲尼。仲尼未嘗毀叔孫武叔。變人臧倉毀孟子。孟子未嘗毀臧倉。此孔孟之所以爲孔孟。適所以重毀者之惡歟。或曰。君子語默。唯義而已。何暇恤人之是非。必欲爲阿世苟容者乎。曰。阿世苟容。固君子所不取。如知語默之爲義也。則是非固有分矣。夫善譽人者。於己爲盛德。於人爲令名。此之謂兩益。善毀人者。於己爲薄德。於人爲惡名。此之謂兩損。兩損兩益之間。其相去亦遠矣。不可不察也。

寶說

天下有至寶。貴甚夜光。重甚垂棘。而未易識者。一介之士是已。珠隱於蚌。玉藏於璞。與螺蛤瓦石未始不類。然剖之鑿之。愚者知爲珠與玉。一介之士。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蘊諸其心胸。非如蚌可剖。璞可鑿也。脫使得天下高位。則禮樂興。教化成。天地清寧。神明降格。民物阜殷。舉天下至美。願見不可得者。坐而致之。其爲至寶。豈止如夜光垂棘。一可玩而已哉。奈何一蚌一璞至微。蘊諸大山至高。滄海至深。天下盡心力求之。蛟鰐虎兕。有所不避。故爲珠玉者。迄未嘗不得遇。一介之士。與人類竝居。其求之甚易。非有高深足

以勞其力異類足□□□□□□□□□□目棄非如藐然無情之物。委諸遐僻幽深而遂已。天下既無求於此。方且鄙薄非笑。不得與螺蛤瓦石均爲有用何也。夫一事成敗。一物完毀。莫不有數行其間。豈有天地大運。治亂廢興。非是數所爲者。一士窮達。常關係天地之大運。豈人力哉。舉天下非蠢謬無知。孰不能憂亂思治。哀廢樂興。及治亂興廢所分。日與同處。而卒莫之識。則是窮天下智慮。卒無以自別於蠢謬無知。亦可哀已。故嘗謂一介之士。未嘗絕於天下。天無日月星辰。空然氣耳。地無山河草木。莽然塊耳。人一士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蠢然萬物耳。日月星辰。未嘗一日不麗乎天。山河草木。未嘗一日不著乎地。一士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乃不得常爲人類所宗。何人類不幸。獨不得如天地之粲然有章。炳然有文也。要之道德仁義文章學問。亦未嘗一日不與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竝立不悖。特顯晦不同耳。當天運之泰。則達爲稷契。皐陶伊傅。周召及天運之否。則窮爲夷齊孔顏。長沮桀溺。故雖窮而在下。未嘗不隱然爲扶植人類地。使一日無所扶植。人之類絕滅久矣。天下之士。常陰被一士之澤。而不自知也。世之假士自名者。侈然曰。我良治天下國家。世亦徒以爲士。且惡知眞所謂士者。與天地相爲表裏。豈易得哉。一介之士。足以關係天地大運者。世既不之識。而號爲士者。又眇然不足道。則是通天下之惑。有甚於瞽。其何以救之。後之欲治天下國家者。其亦以求夜光垂棘之心。而求一介之士。則天地大運。不可得泰乎。然亦曰有數。

二戒學柳河東